

海外羈情外一章

馬荆江

留越國軍與富國島

越戰正酣，我國援助越南的技術人員和物資正絡繹於途；這個站在堅強反共立場的國家，其處境正與我國抗戰勝利後撤出大陸前相似，因之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留越國軍和留越國軍的居留地富國島。

我係留越國軍中一員，住富國島很久，其情其景，在我腦海裏依稀如昨。

黃杰將軍的「海外羈情」，曾在幾家報刊連載，所述各節，均係留越國軍與富國島事蹟；但黃將軍係主要當事人，他的所見所聞以及其思想行為，自與留越下級人員不同；換句話說，黃將軍所說的都是些高層事蹟，與政略戰略有關，對一些低一層事蹟當無法涵蓋，現在我要談談低一層事蹟，這就把它當作「裨官野史」吧。

歷經艱辛撤退抵越

在國人心目中，以為留越國軍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由大陸一批批撤退到越南的，其實除了黃將軍親自率領的一部份部隊是如上情形外，其餘可說都是歷經艱辛，零零星星到達越南的，

在時間上由三十八年年底至四十一年年底，在空間上由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新疆（經克什米爾、印度、緬甸）各邊境與各邊境的空中（法國用飛機輸送）海上（東京灣），在數量上由一個人到幾千人，在行業上土農工商、機關部隊、學校社團、散兵游勇、全家福、半家福，在籍貫上包含全國各地（以西北地區為最少），在年齡上由剛降生或尚在腹中的嬰兒到八十歲的耆老（例如那馬縣長），這樣匯集越南的。

在匯集之際，有大部份被阻於克什米爾、印度、緬甸、巴基斯坦、寮國，有小部份到了李彌將軍那兒，其餘虎口餘生者才由法軍作「拾荒佬」，一齊「羅致」到了越南，此為越南有留越國軍，其他各國則無的主因。

這些無「家」可歸的中華兒女，陸續到達越南後，以「國際俘虜」身份，起先留住於北越的蒙陽、萊姆法郎、金蘭灣三處，迄北越戰事緊促，才由法軍一齊海運至富國島。

各有各的艱險遭遇

在富國島分陽東、介多兩個營區，人員編成第一、二、三管訓處及一個軍官團，上設管訓總處，黃將軍任司令，第一、三管訓處暨總處駐陽東，餘駐介多，陽東、介多相距約三十公里，須通過偌大的原始森林或由海上到達。其餘一些小單位均駐陽東，直隸總處。

這些孤臣孽子進入越南時，各有各的艱險遭遇，各有各的對付艱險遭遇的神通，神通廣大的就進入越南了，神通稍差的就被艱險遭遇所吞噬，據最保守的估計，被吞噬的要佔「脫逃」的百分之七十，想想毛髮悚然。

那「艱險」、「神通」與「吞噬」的真實情形究竟怎樣？當然不能集合所有留越健兒們各述一遍，現在僅敘敘我個人入越的經過，以期一窺管豹。

大陸變色時，我還在東北，隨同三位志同道合的伙伴，逃到華北，華北的「局部和平」早已

作者簡介：馬荆江先生湖北江陵人，軍中作家，現在陸軍某部隊服務。

結束，逃到華中，漢口亦早已淪陷，逃到桂林時才悉整個大陸已無尺寸乾淨之土；因一路都是「晝伏夜動」，很少和居民接觸，故對大局如井底觀天。

隻身參加游擊行列

在走投無路之際，四人商定入山「採薇而食」，畢竟志操抵不過饑餓和疾病，他們三人均先後倒下，我一人「孤掌難鳴」，正擬向崖下一跳，幸遇國軍一支游擊隊，我像孺子見到了母親，欣然參加他們行列，這時已是三十九年三月間了。

在十萬大山中打游擊並不簡單，開始還很順利，由八百人發展到三千人，其中有當地變節後又反正的自衛隊，有國軍的散兵游勇，有僥倖於正在被鬪爭清算時脫逃的原國民黨幹部，有工人、有農民、有學生；因人烟稀少與糧食缺乏，只得睡枯樹洞，吃蛇肉和野香蕉根，雖游多於擊，但給匪的牽制不小。四十年年初，匪軍和土共所組成的「聯軍」，開始向我們節節圍縮，我們傷的病的無醫藥，彈盡槍折無補充，行偵坐探被遮絕，大小基地被突破，又與政府取不到連絡，眼看已到最後關頭，幸突傳黃杰將軍正在越南某地訓練新軍，裝備係美式，歡迎大陸游擊隊來歸，於是乃決定進入越南。

十萬大山與越南並非一牆一水之隔，以一兩千枝破爛步槍，且槍比子彈多，想衝破匪的重重封鎖，談何容易？在且戰且走之際，三千多人消耗得只剩下五百了，東被截，西遇阻，三個月已過，仍在十萬大山中打圈圍；這一則由於無地圖

、嚮導，另則由於「振臂一呼，創痛『難』起」；最後衝到水口關西面不遠時，除少數以化整為零方式，得以突出重圍外，餘均壯烈成仁；我的右大腿和左上臂連負三傷，幸得兩位伙伴攙扶，連爬帶滾地渡過了中越交界點，十個「九死一生」，也不足以形容其萬一。

衝出重圍又陷虎口

我們三人在北越蠻荒之地顛頭跛跛地走了兩天，不幸又被越盟所俘，監禁於一所破草房內，裏面都是由大陸逃出的中華兒女，像沙丁魚似地蜷擠着；越盟幹部猙獰地對我們說，他們係奉了毛澤東之命，要我們向後轉的，如不聽從，定行活埋；但我們爭氣得很，一個也沒聽從的，（他們講中國話）；誰知道了天黑，果然將我們一些較為精壯者挑出，一個個剝得精光，背綁牽出去，就未回來了；兩位攙扶我的伙伴，也從此與我永訣；第三晚一些傷病較輕的也遭了同樣命運，但陸續由大陸來這間破草房內「報到」的仍在絡繹不絕；我慌了，我想，在中越、中緬、中印、中巴、中克各邊區像這樣的屠場不知有多少，死在大陸還係自己國家的黃土埋自己，死在這兒作異國之鬼真不值得，我不能躺着等死，我要逃，我要一息尚存永不停步，同時我發覺這破草房內已逃了不少；說也奇怪，我不知那兒來的一股神力，於半夜間穿壁而出，傷口好像不痛了，腿桿也挺得起來了，至天明才發現滿身都是血，原來傷口又在浸浸流血不止。

被迫繳槍欲哭無淚

這時已碰着四位與我身份相同的同志，他們是從另外幾間類似的破草房內逃出的，地點一在芒街附近，其餘在鎮南關附近；他們懷內都藏有甘蔗，當然是從當地農圃內偷來的，我討吃了兩截，頓時渾身像打足了氣的輪胎，一陣飽和而舒適。

抵諒山，只見道旁停有一支嚴整的軍隊，約兩千餘人，一詢乃是國軍，我們以為係黃杰將軍的新軍，誰知他們也是剛由大陸撤出不久，正與法軍交涉「假道前往黃將軍處」，我們遂參加他們行列；法軍却答以先解除武裝，再談假道問題；指揮官反對，乃撤至山中，準備在異國打游擊，可是畢竟不過法軍的飛機大砲，不但弟兄們犧牲大半，連指揮官也中彈身亡，他們打越盟夜辦法，打我們却這樣狠心，真是「匪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！副指揮官爲了保留一點中華革命種子，於是用一件白被單在山頭豎起來了；人間的慘劇，演到如此，真是欲哭無淚。

法軍將我們僅剩的九百多人，監禁於一片水田裏，外面圍以鐵絲網，不得越雷池一步；這時我們幾度醞釀集體自殺，但副指揮官却說，不見到黃杰將軍，是猶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；由於這一線希望，使我們求生之念又行恢復。

上淋下浸死亡枕藉

這九百多人有一半是老弱婦孺，原因是他們無戰鬥能力，反而倖存；鐵絲網外站有一圈法軍所僱用的黑、棕色鬼子兵，刺刀亮晃晃地對着我們，又適值天雨綿綿，上淋下浸，渾身像落湯鷄，男女老幼與病死餓死的屍體蜷集一起，腳下和

屁股下並沾滿了大小便（原因是就地大小解），三天後才獲領每人一罐頭盒米（原因是越盟將法軍防地圍成了幾個點，補給靠空運，那有餘米給我們），既無鍋灶，又無柴火，只得有僅有的十二個面盆大家輪流當鍋，以手掘地當灶，以破膠鞋當柴，煮成的飯半生不熟，一股膠烟氣，且含有臭氣，原因是用含有大量尿尿的「腳下水」煮的，但吃在口裏和胃裏，仍然感覺很舒適。

一個禮拜後，法軍將我們分成老弱、婦孺、傷患、部隊四組，陸續空運河內，再海運富國島。黃杰將軍是見到了，但他也是「國際俘虜」身份，所謂「新軍」，乃是三萬多「小國際俘虜」而已。

以上是我個人入越時的遭遇，在留越伙伴中比我遭遇更慘的多的是。

這時我才深切體會，「不入外國，不知祖國之可貴，不作俘虜，不知自由之可貴。」

前後只剩下三萬人

在富國島與一些「先進」伙伴們閒談，始悉留越國軍在北越分三處居留時，人數多達八萬，因受不了法軍的凌虐與前途的暗淡，有一部份又偷偷地回大陸去了，這部份的遭遇更慘，大部份都遭到匪逮捕，「強項」者被屠殺，「志在留青山」者被參軍，有些在參加韓戰時又與一萬五千義士回到了臺灣，少數漏網之魚轉入地下，繼續從事反共工作，大陸歷年來風起雲湧的抗暴運動，當係他們所策動。在北越另有一部份因水土不服與營養缺乏，致染疫病，死亡枕藉，當時有一句既痛且諷的話：「要小心，不要弄得到第X管

訓處報到了。」原來大家把死亡的伙伴視作在陰間又成立了一個管訓處，可見死亡之多；所以後實際回臺的留越國軍，只有三萬多。

當時我會回憶，回返大陸的如此之多，為什麼我們打游擊和入越時都未迎面碰上幾個？後來我想，可能是由於雙方都在捉迷藏，一見人就躲和共匪宣佈「國軍游擊隊早已澈底消滅」之故；至於「黃杰將軍在越南某地訓練新軍」這一傳說，當係由越南大陸者所散佈。

留越國軍中有少數緬、泰、越、馬各外籍伙伴，他們是於抗戰勝利後欣喜「上國衣冠」，北上參加國軍的，他們苦笑笑：「我們北上時，真像騎龍升天，南下時，却像負石墜海。」

昔為上賓今為囚犯

還有少數在抗戰勝利時參加接收過越南，當時越南朝野及法軍把他們視作天兵天將，現今却成了階下囚，時間雖不同，可是空間與對方當事人則一樣。

留越國軍的「新兵」也即「後進」，仍在不斷增加，其中有些是由住留北越時期重返大陸後因時勢不利，再度逃出的，於虎口中數進數出，可見其仇匪恨匪之深。

留越國軍份子雖複雜，但大家均一視同仁，親如兄弟；到達富國島時如係部隊，則通統編成部隊，隻身軍官，則編入軍官團，難民則編入義民隊，及齡童子，分別送入中、小學，（設有小學四，中學一，——豫衡中學，師生集體由大陸撤出），隻身婦女，則編入婦女隊，集中居住，並派部隊監護。

克難精神法軍震驚

每一單位就編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造房子，先搭好臨時遮身所，再從事修建大廈；因缺乏工具——刀鋸，大部工作都是以萬能的徒手克服；後來法軍運來了少數工具，我們並撤除島上原有的一條廢鐵道，將鐵軌用衆人之力撬斷，在石頭上磨，變成了刀鋸，於是畫龍雕鳳，在營區次第出現，例如中山堂、介壽臺、反攻亭、陽東大橋及各道路間的小橋、護國大戲院、寬大的公路和訓練場，均稱鬼斧神工，直令法軍見而咋舌：「這樣了不起的軍隊，怎會被毛澤東打垮的？」於是他們對北平的叫囂——「速遣留越國軍返回大陸，否則其後果應由法國負全責」，更惶恐得不敢正面作答了。

我們用木頭製成訓練武器——步槍、機槍、迫砲、刺刀，不一而足，漆以黑漆，維肖維妙，法軍一見嚇倒了，以為係真的，打電報到西貢，說我們不知從那兒運來的美式裝備，可能會發生事變，緊張了好幾晝夜，我們聽後既好笑，又好氣。

留越國軍士氣極高

留越國軍士氣極高，大家想法一致，看法一致，作法一致，從不知牢騷，艱辛為何事；有一位湖北伙伴名叫何則的，他立志於收復大陸後當他鄉——天門縣第一任縣長，不但已擬好一些軍政、訓政的計劃，連他就任縣長時對縣民的一篇講詞也已擬好，於此可見留越國軍對反攻準備的一斑。

抵島初期，艱苦重重，例如長褲變成短褲和三角褲，補統上再加好幾層補統，擊木板為水、陸、山、野四用的鞋，拚罐頭盒為鍋，編樹葉為帽，海裏和山中只要能吃的動、植物，都想法弄來當主副食，總之凡屬生活所需，均由克難而來，我們自己看自己好像是野人，但在法軍眼中，我們仍然是大國風範。

營區豎起我國國旗

中華兒女不能長久忍受他人凌虐，於是發起絕食運動，首先在營區內豎起我國國旗，並撕毀法國國旗，雙方遂激起小型鬪毆，打死法軍少校一，士兵三，法軍不敢再有所行動，於是收集他們自己的武器，集中管制，並移駐本島附近的一座小島上，以免出事；我們一面將法軍發給的三口糧退回法軍倉庫，以整齊的隊伍，坐於道路旁或操場上，三晝夜不吃不喝；一面將我們的抗議書以嚴肅態度，送交法方：「1. 法國無理由把我們當作俘虜；2. 速送我們回臺灣或就地裝備我們或退回我們原有的裝備；3. 將我們的名號改為『中華民國駐越國軍』；4. 由我們黃杰將軍任總指揮，率領法、越、寮、柬各國軍隊，並以駐越國軍為主體，從事滅共工作，並指向中國大陸。」

引起國際間之重視

這運動引起國際重視，各民主國家紛紛來電安慰，華盛頓和巴黎並派專員抵島，我們對前者鼓掌歡迎，對後者置之不理，後者尷尬而同；我們雖未達到抗議書中全部目的，但從此我們的伙食由四等升為三等，（法軍一等，僱用的德兵二

等，非洲、越南兵三等，伏役四等），服裝、香烟、茶葉、白糖也源源運來，法軍見了我們也敬禮，（以前是我們向他們敬禮，他們並不回禮），我們能於四十二年七月回臺，不能說不是那次運動的效果。

不久，我政府派員進住富國島，於是我們才正式與政府取得連絡，也才正式與臺灣全體軍民同胞在反共抗俄的思想和行為上取得一致；回憶初期吃不飽、穿不暖，晝夜與海水森林為伍，隨時有遭法軍拳打足踢和汽車壓死我們只當壓死幾隻螞蟻和蚯蚓，實不啻天淵之別。

富國島孤懸於暹羅灣，在地圖上看，好像與高棉僅一水之隔，但站在島上看，則周圍均係汪洋一片，無邊無際。（未完）

抗日名將傳奇人物

鈕先銘將軍撰

還俗記

敬請

讀者密切注意

載連起期下自刊本

啓事：尹雪曼教授三度花嫁續稿未到，暫停刊登，敬請讀者鑒諒。